

在古典学与哲学之间——西方古典学中心程炜老师访谈

北大古典语文学 2017-06-12 20:44

在古典学与哲学之间

——西方古典学中心程炜老师访谈

《北大古典学》编辑部 采访 / 整理[1]

问：程老师您好！首先请您大概介绍一下，您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学生变成老师的？

答：本身我经历比较单纯，从本科到博士毕业一直在上学，没有中断过。先在北大的光华和中文系学习，以中国文学的学士文凭毕业。当时也同时常常在哲学系上课，修了不少学分。本科毕业后直接到德国的图宾根大学读哲学和古典学（古希腊方向）的硕士（Magister Artium），最后又在柏林洪堡大学读了古希腊语文学的博士（古代哲学方向）。

问：那您如何将兴趣转到哲学上的？

答：一方面是阅读，另一方面是哲学系课程的影响。从本科以来，有一个逐渐从比较广泛的历史哲兴趣到哲学兴趣的转化。当然，古希腊哲学基本是通过个人阅读而产生了一些朦胧的兴趣，哲学系当时还很少提供这方面的课。因为十来年前北大西哲方向的主流仍旧是现象学，并不具备提供基础训练的条件。同时当时受到一些中文文献学方法的影响，就希望去德国学古典。当然去德国也希望同时学习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

那当时是哲学系的哪些老师、哪些课把您的魂给勾走了？

答：勾走魂的更多还是阅读吧，主要是柏拉图的中早期对话录。哲学系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陈

嘉映的“语言哲学导论”和张祥龙“现象学导论”。这两门课的讲义后来都出了书，不过跟希腊哲学毫无关系。正如已经提到的，中文系一些文献学方向的课程也对我打算学习西方古典学产生了间接影响。当然后来发现，我当初对两者都可能只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想象。

问：这些老师可以说是历史了。

答：对。陈老师很快去了华师大，而张老师前些年也退休了，后来又返聘到山大。

问：那当时既然系里没有那么多擅长这方面的，既然没有这方面老师，那你如何申请海外高校的？

答：这很简单。因为德国的申请门槛很低，主要是对德语有要求。同时我学习的是传统学制，获得的学位叫Magister Artium。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本硕连读的系统，所以我所谓的硕士学习其实更像是从本科开始重读。这样的话，我修过的哲学课程已经算是超标了。由于古典系注册要求希腊语语言证书（Graecum），我是一年后通过证书考试才注册的。

问：那当时就是上网查一查就可以做好申请了？

答：对，我就是自己DIY的。当然语言一定要尽早准备。我们当时主要还是考各个学校自己的入学考试，叫DSH，跟现在更流行的统一化考试TestDaF不完全一样。当然，专业上的准备永远是多多益善。

问：当时在德国上学总体来上也不会花很多钱？

答：由于没有学费，所以总体比留学英语国家便宜很多。但即使是生活费，对我当时来说还

是很贵，毕竟十年前中德的物价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一开始绝对是省吃俭用，后来幸好不久拿到了奖学金资助，缓解了经济压力。



德国洪堡大学

问：那您硕士阶段的学习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答：刚刚提到，我学习的是传统学制。07年博洛尼亚法案之后，德国的所有高校就逐渐改成 bachelor 和 master 系统，也就跟英语世界接了轨。当然本硕是分开还是连读，我认为并不重要，但传统学制的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强迫学生或者学习一个主修、两个辅修，或者是两个主修。同时，传统学制下转换专业，特别是辅修专业，非常自由和方便。我也是经过一些周折和调整才最终把哲学和古希腊语文学（griechische Philologie）作为两个主修来学。

问：您是什么时候结束您的学业？

答：2011年结束硕士，15年结束博士。

接受古典学训练这么久之后，您自己是怎么看待古典学这门学科的？您认为这门学科本身致力于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

答：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我相信“古典学”本身是一个流动性的、多元的概念，我自己也同时在逐步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理解。当然，这里并不排除目前我对它有些基本的界定。从宏观上看，我不太喜欢classics这个称呼后面的传统蕴含，因为它似乎标榜了某种比较高大上的东西，但我个人并不觉得古典学直接是这样的东西。德国的古典学专业一般叫klassische Philologie，而我个人更认可的是philologia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即对于语言或者理性的热爱。

其次，就我个人的古典学理解而言，有两个人的影响值得一提，尽管他们本身水火不容。一个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一个是尼采。前者的历史主义和对这一学科百科全书式的理解，让我印象深刻；后者则发掘了这一学科批判性的一面，将人类学、文化批判和演述（performance）研究等维度引入到这一学科中，告诉我们如何在历史中以历史服务于生活，而非相反。





尼采

问：古典学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希望培养怎样的学者？

答：我觉得这里至少包含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跟所有的专业一样，它并不要求所有的研习者后来都成为研究者。从这个角度说，或许你的问题是就涉及到它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那么根据上面提及的三个方面，我希望这个学科能够尤其培养我们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历史思考能力和批判的能力。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学科就能做到的，它还需要我们学习其他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需要其他生活经验的配合。这里尤其值得强调，古典学并不培养以趣味、品味和情怀为标识的好古者，更不培养某些大书或者大人物的信徒。它更希望的是将研习者的心灵开放出来，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封闭住。

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学术层面的。既然古典学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那么我个人首先希望这个专业能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包括学制和图书的建设），并且培养出合格的学者（无论是文献学家，历史学者或者哲学史家等等）。相比于很多致力于通古今中西之变的学人，这个目标或许看似过于谦虚了，但至少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离这个看似谦虚的目标都差距尚远，甚至有时候还走上了一些南辕北辙的路。从长期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它也能培养杰出的甚至伟大的学者，即敢于追求真理、在本专业有开拓和革新、对于社会有担当的人。当然，即使是局限在专业教育，古典学未必一定培养文献学家或古代史家，我们也特别希望培养出对其他领域有贡献的人。比如H. Gadamer, B. Williams, M. Nussbaum等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们更多地是在哲学领域工作，但没有之前古典训练的背景，他们后来的成就也似乎是无可想象的。

您是在德国接受了长久正统的古典学训练，所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的训练特点在哪？优势和不足在什么地方？

正统说不上，时间的确有些长。尤其德国每个高校情况并不一样，各有特色，这样最好别说什么正统。同时就本硕阶段而言，我比较熟悉旧学制，对目前运行的新学制所知有限。而博士阶段，我所在的洪堡又属于非典型德式教育。

问：那我们就修正一下问题，就谈谈你所接受的古典教育的特点？

答：刚才提到了，老的学制都是要求修两到三个专业，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德国传统上古典系同学也会学习其他很多专业。当然哲学/古希腊，拉丁/希腊/历史是比较常见的搭配。也有比较独特的组合，比如我认识的同学有修哲学/语言学/拉丁；或者神学/数学的。

问：那修多重专业这个要求是仅仅针对古典学还是对每个专业都是如此？

答：几乎所有文科——大概除了神学——都是这样的。虽然神学可以自愿辅修其他课程，就如我上面提到，也有同学这样做，但它本身的教学体系足够繁复，所以不需要第二主修或者辅修。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组合的模式，比如特别喜欢做文本或者实证研究的，选择“古典学/纸草学/古代史”就可以得到各方面技能的充分训练，“哲学/希腊语/阿拉伯语”也是研究伊斯兰或者希腊哲学的经典组合。对于一些怪才，你可以尝试一些奇葩组合，很可能也有不错的效果。

跟这种学制相对，我个人对当前比较流行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有部分保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浅尝辄止的，甚至不可能不浅尝辄止。但你实实在在修两个或三个专业，其实你的训练和专业训练没什么区别，因为你就是在这个系上课，不会给你单独开通识课或者辅修课。所以这样受到的教育水分较少。这样所谓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需要特别的宣传和鼓吹。当然，目前在德语区，老学制现在也只是以退化的形式留下来了，似乎部分学校或者部分专业仍旧可以选择一主一辅的学习方式。

问：学习两个以上的专业是否意味着课程量就变多了？

答：并不一定。事实上，在传统的德语学制里，两个或者三个专业的课程加起来也应该比中

国一般高校的一个专业课程总量还要少。尽管这里涉及的仅仅是量上的差异，但中国很多高校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里问题的严重性。特别在本科阶段，所谓加强课程与研究的结合，提高课程质量等希望——至少在人文科学——都是以课下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些都要求减少上课量，把自主学习的时间留给学生。与之相应，课程的要求应该并且才能提高。同时，课程才能成为交流和解疑的平台，才能更为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而不是灌输现成的知识。如果学生就满足于背ppt或者录音稿，那么这门课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无疑目前国内——特别是本科教育——学分学时要求过多，学生们为了成绩和学分疲于奔命，但事倍功半。一学期写五篇论文，准备六个期末考试，是很多学生的家常便饭，但这完全是荒谬的。

问：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

答：博士论文的写作很困难，是马拉松式的，与平日课业的论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你必须不断调整状态，尽量养成每日写作的习惯，而且时刻把握大局。同时，每学期研讨会（Kolloquium）的报告和讨论也对我有很大帮助，师友的意见也就这个时候比较集中地提出来。由于我们大多数人的领域都是古代哲学，不少批评意见都颇有建设性。因此，有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博士论文的写作非常重要。

但是之前博士的选题也并不容易，迟迟定不下来是因为兴趣太广。考虑过做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注解，但由于面临海量的文献，所以很长时间我无法确定一个有意义的小题目。后来选择的难题却因为一个偶然解决了：洪堡大学的古代哲学研究院贴出博士奖学金的广告，其中明确了亚里士多德和古代医学以及古代生物学的重点。由于我比较熟悉亚里士多德关于快乐的讨论，就在老师的建议下，转做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医学关系方面的题目。后来拿到了奖学金，题目也在不断调整。从“情感”改到“愉悦与痛苦”，具体的篇章结构也调整了无数次。

问：那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您一路走过来这个训练模式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答：因为北大的古典项目主要还集中在本科，这里我就集中在本硕阶段，特别从课程训练的角度来谈吧。博士阶段对大家来说还有些遥远。传统德国学制的优点除了上面所谓的专业组合，就是古典系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我的老师对我可不像我对你们一样还可能手下留情（笑）。另外，虽然学制特别自由，但其规定本身也特别注意我们拓展相关的知识，比如除了语言课和研讨班，古典系的学生必须参加学术旅行，即一学期的课程加上到旅行目的地（通常是希腊、意大利或土耳其等地）的学术报告。这个算是给我们补充了考古学和艺术史的部分知识，同时也对于古代获得了直观的经验。再比如，考试和选课都需要文类交叉，两个高年级课程必须一个属数文一个属法，毕业生一个主题需要区内一新生或文类等类别供

“高级研讨班必须”“走散文，”“走诗”，毕业考“”主题需要历史、哲学或文学等尖刻研开。我自己的主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德斯（五部悲剧）。本来想放入亚里士多德，但被导师无情拒绝。理由当然很简单，因为我已经选了哲学家柏拉图。

从教学上看，传统的德式教育主要重视读书和研讨。特别是古典系，以研讨班为主导，甚至有时缺少必要的系统课程。这跟中国以通史和导论为主的本科课程体系恰好相反。古典系的授课方式也很单纯，类似于老师带徒弟，就是朗读、翻译和讨论。这里的优点当然在于一下子就带你进入一手文献，展示给你如何操作，帮助你自主发现问题。尤其图宾根古典系的教室和图书馆就在一起，有些课就直接在图书馆上，所以使用起来文本很方便。碰到繁难的句子，随时查字典、辞书和注解解决。这样教学就非常细致具体，有现场感和操作性（顺便吐槽：就我熟悉的领域而言，先不考虑缺书的问题，北大图书馆由于错乱分类，四分五裂的摆放，非常不便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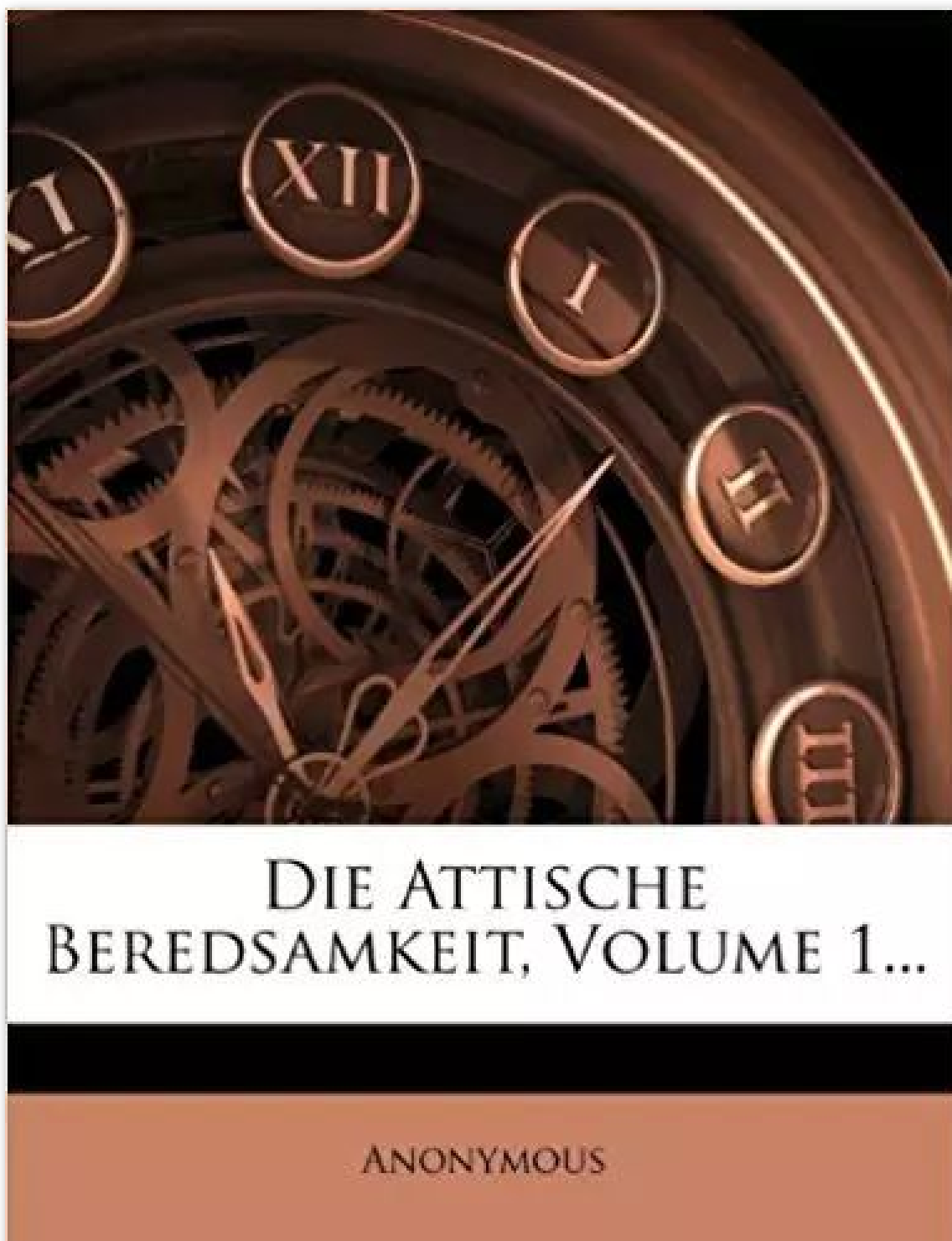
当然，德式教育问题也有，甚至很多。一些是具体的教学实践上的，另一些则可能是系统性的。

就前者而言，如果学生不注意自己自学一些系统知识或者基础知识的话，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知识漏洞。有人可能上了三门三部柏拉图对话录的研讨班，但对柏拉图的整体所知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觉新学制的改革还是这一缺陷进行了部分补救，各种导论课程也多了起来。比如图宾根07年左右加了一学期的“古典学导论”，一学期的“文学史”作为必修，这是从前居然没有的。还有一些老师不太重视教学法，总是给我们推荐一些十九世纪不容易进入的大部头作为导读文献，其实让人走了不少弯路。比如我们的Lysias课，入门书是Blass的巨著*Die Attische Beredsamkeit*（《阿提卡的雄辩术》），这对初学者绝对是一个灾难。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课程不太控制进度，一学期有时候才读了几页书，远远落后于计划。这并非总是因为阅读细致，而是仅仅因为研讨离题不加控制，或者由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纠结。此外，甚至个别教授过度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和自主性，鼓励学生不读任何二手文献，以便不受干扰，达成所谓独立的学术见解。但从实践上看，我感觉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特别理想（离题吐槽：与之对应，过于依赖二手，甚至搁置了原文，似乎是英语世界一些课程教学的问题）。

德语区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刚刚提到的系统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这就不像教学法一般那么容易改变了。首先传统上，古典系除了提供专业教育之外，也有一个为全校人文学科服务功能，因为不少人文学科毕业都需要希腊语和拉丁证书。另一方面，由于中学教育，特别是拉丁语教师的需要，也有大量以中学教师为目标的学生在古典系学习。但现在这些需求的减少导致古典系师生人数的不断缩减，不仅威胁了专业活力，甚至一些学校整个专业都面临关闭的危险。

另一方面，一个小系尽管有利于维系一个比较亲密的师生关系，但也容易造成眼光的狭隘和研究的封闭。很多系无法开出多元的课程，选课的可能性屈指可数，基本要围绕着一两个教授的兴趣和爱好。假设他是一个荷马专家，而如果你想上亚里士多德的课，机会就很少。同时加上德国教授的权力和权威至高无上，他的助手甚至学生就很容易成为其学术观点和方法

时加上他自教反的认为和传统王向儿上，他的功了区王于上就反百勿成为关于个观点但方法的依附或者传声筒。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成了一个学派；但如果这个团体的研究乏善可陈，那么结果无非是又多了一个学术山头而已。与之相系，很多德国学者的确勤奋高产，但某些人的成就其实同时建立在对于年轻人的剥削基础上的。除此之外，某些教授把对德国传统的珍视变成了对于其他传统的漠视或蔑视，把古典学当做某种德国的国学来教，很容易就把学生引向盲目崇拜古人或者某些德国大师（有的甚至根本不是大师）的道路之上。这种氛围对外国留学生的影响往往更甚，这也是学术上的“德吹”之来源之一。例如，我的朋友曾在某校古典系上柏拉图《斐多》的初级研讨班，推荐文献只有一本，居然是授课老师的导师未出版并且在学界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博论。



问：英美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会轻一点？

答：不太敢做全称判断。但至少在德语和英语学界有过双重经历的人告诉我，北美这方面的情况比欧洲好些。尤其是德语的chair professor往往统领高校某个唯一的研究方向，底下n个助手都是他的“打工仔”，有固定职位的中间阶层太少。

问：德式训练、英美训练各自的长短，您都已经有所涉及，而您从这学期开始也开始上一些比如古希腊思想这样的课程。那么，您在教学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处理和调和这些问题的？

答：我才第一学期带课，要谈教学经验实在惭愧。从宏观上来说，自己感觉应该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系统课程和读书研讨课的协调；另一是在研讨班中一手和二手文献的协调。因为国内系统方面的课程比较多，我的精力会放在研讨班上多一些。当然“古典学导论”“希腊悲剧导论”这类系统导向的基础课，我也很乐意带。算是未来的计划吧。

16年秋季学期来说，我带一门语言课和一个研讨班，都是本研合上。就古希腊语教学而言，各个国家似乎差异不大，都是以语法学习和翻译为主导的。由于我们的课时要求比欧美国家略少，同时其他杂务也多，所以我也不得不降低了课程难度和考核要求。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尽快能带大家接触原文，结束基础的语法学习。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的课进度还是比较快的，难度也不低。偶尔为了显示问题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尽管仅仅是语言课，我也把一些研究上的问题介绍或者至少揭示给大家。但我很惊讶同学们大多很快适应了我的要求，还有几个同学格外出色，甚至让我担心我的课对他们过于简单了。无论如何，这里需要感谢同学们一学期的配合。

“古希腊思想”其实是一个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研讨班。我个人还是比较强调原文的细读。当然由于面对不仅仅是古典班的同学，同时课时也比较紧张，所以这里的原文主要指英译，虽然也鼓励懂希腊语的同学对照希腊文。尽管时间特别紧张，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一句句读了不少知名的残篇或证言。当然我也鼓励他们阅读二手文献，尤其是比较经典的论文和代表最新进展的研究。不过，有些文章虽然特别经典，但因其语言难度比较高，所以一般不推荐给大家。同样，考虑到同学们的时间精力，通常是要求报告人必须读指定的二手文献，其他人则自愿选读。我还不太确定课程效果怎么样，参加课程的同学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感觉自己面临的一个重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老师不会担忧学生课堂发言的积极性。因为他们都足够活跃，会不停地提问或表达观点。但是在我们这里大家主动表达的意愿还太弱，当然这里或许也与主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更多的交流是我跟大家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问：那我就这个课再问一下。您的这个课大概想上成多长的一个周期，或者起点是什么？

答：周期？如果指“古希腊思想”这门课，我会不断变换具体内容。如果你指前苏格拉底哲学，我感觉至少一年的授课时间会好一些。目前一学期的课太紧张，需要省略太多东西。这门课程的起点要求并不高，就是最好有点儿哲学史或者思想史背景，并且愿意阅读英文材料。当然对于零起点如果愿意自己补习基础知识的同学来说，应该问题也不大。因为我可以提供书目。将来等古典班的同学过了基础希腊语，我也可以开要求希腊文知识的研讨班。

问：那在早期希腊思想方面的教学活动中，您大概想停留多久？

答：教学的话，或许明年或者后年还可以考虑开早期希腊思想。由于尼采等人的影响，这个时段非常吸引我。当然每次授课肯定会改变重点。比如我们这学期由于时间关系省略了很多人：芝诺和麦里梭都没有读，而米利都的前三个哲人，我们略过了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美尼，仅仅读了阿那克西曼德。甚至像巴门尼德，我们仅仅读了aletheia（真理）的一部分，doxa（意见）部分也跳过去了。而其实Eleatic School讲一学期没有问题，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开一个Eleatic School的研讨班，读细一些。特别是巴门尼德所有残篇都过一遍，每个字都不放过。

另外，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其他主题值得开研讨班。比如我们可以打破诗歌和哲学的界限，把古风时期的诗歌（比如梭伦或品达）跟一些同样写作诗体的哲学家一起考察（比如Xenophanes）。我们也可以打破科学史和哲学史的界限，做一个早期医学和哲学互动主题的seminar。这学期我本来想把这个作为重点，后来因为时间关系，就仅仅讨论了一次。17年暑假我还会邀请复旦的冼若冰老师给大家开赫西俄德的课，也可以算在早期希腊思想的这个系列。

问：其实这样讲的话内容确实还是挺多的。

答：当然当然。这学期已经省略了很多，但也把每周两小时的课延长成了三小时。反正是晚上的课，并且外哲所慷慨提供了教室，还是比较自由（感谢同学们也没有觉得学分吃了亏）。

问：那下学期的“古希腊经典文本”课程是一个怎样的安排？

答：这也只是一个大标题，准备填自己想上的课而已。之前计划是“智者运动”，算是早期希腊哲学的第二部分。但由于17年底需要参加一个另一领域的会议，这个内容需要推后。而下学期的主题会改为“后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当然具体读哪个文本或者哪些文本，我还没有想好。注解传统、新柏拉图主义、盖伦等都有可能。

这里有一个学校选课制度的问题。学校希望你建设一门课程，同一门课不停地开，或许未来成为所谓的精品课程。而我喜欢根据兴趣变换主题，所以不得不用一门比较宽泛的课名，上不同的内容。这在德国没有问题，你开什么课就叫这个课的名字，别人看你的标题就大概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我们这里就略微麻烦，课号一样的话，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就没办法拿学分了，哪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下学期的课也是特意换了名称和课号。

由于现在国内和校内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也比较多了，为了互补吧，也为了拓展自己和同学们的研究兴趣，我刻意开了也打算开一些不那么“经典”的文本。这学期我们读了恩培多克勒的Strasbourg纸草，以及Derveni Papyrus。以后有机会我还很想开Philodemus作品的研讨班。一方面对伊壁鸠鲁派很有兴趣；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快带大家到一些研究的前沿。当然，我跟大家一起读，希望对双方都是一个提高。

问：想问一下老师，您在学习希腊语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首先是记不住单词和繁多的变格变位。当然我觉得更难的还是理解，这既包括在语义层

面上，也包括在语用层面上。通俗的说，如何能够把意思拼出来，然后把言外之意体会出来。这一困难，古代的语法学家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就抱怨过，我上课也给大家提过。当然就我们目前的课文而言，这方面的困难还不太明显，而等你们面对没有简化过的希腊文——比如早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你也肯定会面对每个单词都认识，每个变格变位都确认了，但是仍旧无法理解文意和语序的情况。

此外，上面提及的单词和理解困难也跟文类相关。如果你熟悉了柏拉图，给你换一个荷马或者其他作家，仍旧会非常吃力。这就要求你一方面是广泛地阅读各种作品，拓展词汇量，熟悉不同文类或者作家的表达；也要求你要重点发现自己的感兴趣的方向。比如你感兴趣的领域在历史，那么需要多花些精力在历史著作上。这就要求你有一个系统的阅读计划，这不可能完全靠课程完成。比如在美国读古典学，几乎每个研究生的培养计划都会有针对general exam的reading list，很多工作也需要自己课下去做。这个list一方面是通识的部分，比如classics的学生荷马要至少读过两卷原文吧，索福克勒斯至少要一两部吧；另一方面与你的研究相关，比如如果你的重点是哲学，那么你就需要多读一些哲学文本的原文。如果你读了很多东西，不仅你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文本，同时即使遇到疑难，也能够利用工具书和相关研究自己独立解决大多数问题。

可惜的是，现在国内的古典学教育还不能提供一个持续系统的课程。仅仅就古希腊语而言，比如你们学完希腊语的基础课程，后续的课程该如何做？本来除了继续深化语法，我们需要史诗、悲剧、历史著作、哲学各个文类的后续课程，至少每学期能够保证大家在原文的基础上推进阅读和研究。这里我们课程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问：对古典语言来说，中国人会遇到很大的障碍，但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呢？

答：西方人并不觉得希腊语和拉丁语简单。当然，由于现代欧洲语言和古典语言的历史关联，这使得西方人无疑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而考虑到语言训练，欧洲人应该说更扩大了这一优势。比如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不少中学提供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那么他们有些人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我认识的一些德国人本科入学时已经学习了九年或者五年希腊语，那么如果你二十多岁才开始学，语言水平就很难跟他们相比。但如果我们的着眼点在学术研究，那么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在目前古典研究的大国美国，很多学生其实跟中国学生类似，是从本科甚至更晚才接触古典语言的，尤其是古希腊语。其次，尽管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比你强，并不代表他的研究一定就做得更好。换句话说，在这个领域，中国人尽管起步晚，同时先天困难也多，但不必妄自菲薄。只要训练和方法得当，完全可能做出好的研究。





《读柏拉图》

问：好的。对于您个人的研究来说，其实我们接触很多的是您对图宾根学派的译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块？

答：当时主要是好奇，同时也跟我一开始对柏拉图的兴趣相互结合。而且既然选择了图宾根

这个学校，我认为有必要对这里传说中的柏拉图学派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刚到图宾根的前两三年，我阅读了大量这一学派作品以及相关论战。同时另一方面，虽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Szlezák 在 2007 年就已经退休，大学中一些受到影响的青年教师的研讨班以及这一学派相关的会议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读柏拉图》的翻译主要是 07 年完成，同年我又利用一个暑假写完了导读，也就是后来放在书后成为附录的那篇长文。这个更多可以视为我在德国前两三年的读书小结吧，并不特别理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宾根学派的研究跟我目前的研究主题和兴趣逐渐越来越远。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尽管并不完全认同图宾根学派的具体结论，也不在他们的理论的框架下做任何工作，但他们的路径并不能说对我目前的工作毫无影响。目前想想，有几点方法上的启发值得一提：

1. 在柏拉图研究时，关注亚里士多德和后亚里士多德的证言。这让我进入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注解和学述（doxography）传统的研究；
2. 对于学园派（Akademie）的兴趣。一方面关心从各种文本中重构他们的学说和论战，另一方面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即从学园派的口头论战的出发，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理论或者论证。我在博士论文中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3. 关注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stheorie），特别是 Topics、Rhetoric 与柏拉图对话文学形式的关联；
4. 对于口传和书写媒介问题的关注。不是狭义的柏拉图的口传和书写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古典文化各个文类和各种信息的交流、演说（performative）维度和传播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Szlezák 教授本人也给了我很多帮助，除了申请奖学金的支持，通过跟他的私下交流，我也有所收获。

问：那您现在的研究重心主要在哪个领域？或者想多了解的东西还有哪些？

答：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目前的研究还不得不围绕博士论文的后续工作，包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也包括围绕相关主题的论文。主要是愉悦和痛苦的两个概念和相关的心灵状态，但也不局限于亚里士多德，还包括古代的其他传统和作家，当然也试图结合当下心灵哲学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一个新的研究主题，也许在后经典时期的伦理学、医学和心灵理论的交叉领域。当然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荷尔德林、尼采）也是我长期的兴趣所在。

问：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访谈最后，我们想请您对同学们，包括选了您的古希腊思想和古希腊语，还包括在国内学习古典学的同学，给出一些学习、研究的建议。

答：这个比较难……我当然希望大家需要有研究的兴趣、求真的勇气和刻苦的精神。尽管中国学术环境在改善，但就这个专业而言，目前国内所能提供的学术训练和资源都尚不能达到基本的要求，加上当前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也不乐观，我们的学生必须克服各种困难，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更多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如果说上面这些建议还过于抽象的话，不妨把它们更具体化一些。我仅仅提五个方面的建议，基本围绕着学术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或许只适用于有专门兴趣的人：

1. 重视你的语言能力，尤其是现代语言的学术写作和交流能力，古代语言的阅读、翻译和理解能力。你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于原始文献的精细阅读和当前研究的双重把握之上。用德语学界的术语，我希望你的研究“彻底而精确”（gründlich und genau）；
2. 多写作，尤其重视反馈和修改。很多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这需要你和你的学术共同体（你的老师/同学/朋友/论敌）共同努力；
3. 有独立的和批判的精神。不仅在写作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包括课堂的口头表达（这点中国的孩子似乎不太够）。我希望在研讨中，大家善于提问和勇于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尤其敢于批评你们的老师。这样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4. 对于学习和研究要有国际的眼光。学会把整个国际学界作为你的谈话伙伴，既不仰视，也不能忽略；
5. 尽早建立和完善你的学术网络。要对基础的或者你论题相关领域的版本、目录、数据库、研究历史和现状了然于胸，同时形成自己的研究进路（想想你的兴趣和特长：论证重构、文本解读、考据、校勘还是其他？）。

[1] 程炜老师注：感谢康维阳、谢立以及《北大古典学》编辑部其他同学的采访和整理工作；感谢朱林藩、戚强飞、葛天勤等同学对文稿的修订建议。